

这群人挺难命名，因为你没法简单叫他们一声“乞讨者”。因为巴黎街头接零钱的诸位，普遍缺少跟你讨要的劲儿，大多数再落拓，都是烂船还剩三斤钉的模样。叫他们一声“接零钱的”，意思大概也就到了。

接零钱的诸位，粗分有两种。一种有艺在身，一种无艺。有艺在身的，主要在地铁站出没。巴黎凡以艺谋利的，不管进剧院还是跑地铁，理论上都得有执照——当然，一如地铁有人逃票，卖艺而无执照的怕也不少。

地铁上的奏乐者，以弹吉他、拉手风琴两者为最多。前者大多是拉丁裔汉子，手弹口唱之余，脚下还能踩个节拍器，脚边一个正经的扩音器，一节车厢都是立体声。后者则大多是中欧或东欧面相，深情款款，张弛有度。弹的曲子常是世界知名曲目，但自己编配过，有变化，也好听。一两曲终了，面带微笑，手托帽子，座位边过一遭。接到了硬币零钱，道声谢，加一句“日安”，换车走人。也有二人组，而且说也奇怪，弹吉他的就是两人两把吉他，各一个门前遥相呼应，唱得兴起，互相秋波乱送，偶尔甚或唱得性起，忘了接钱，车到站提吉他就走，有已经把硬币找齐了攥手里的乘客急了，追下车送钱去。拉手风琴的倘有二人，则大多是一夫一妻。妻托帽接钱，夫一边拉，一边遥遥点头，微笑致意。

地铁站隧道里，因为没了“便携”这要求，大是各类奇人逸士的舞台。比如在蒙特帕纳斯站，见过一对非洲妇女，排开一色奇形怪状、五湖四海的木管乐器。拿其中两枝，一曲《孤独的牧羊人》吹到回肠荡气，转身就换了另两枝念不出名的奇门兵器，开始吹莫扎特。比如在以植物学家朱厄尔命名的地铁站，曾见过一条大汉大开大阖，拉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，雍容典雅又沉闷响亮，能从隧道6号线站台穿过一个弧形隧道，直到7号线站台。

在地铁隧道里坐蹓的，通常都不单只图个零钱了。比如，卢浮宫站，有过一位爵士乐先生吹小号，委婉细腻，身前放的接硬币的帽子里，还赫然放着一叠CD，正经是卖

巴黎街头接零钱的诸位

文 | 张佳玮

不管是不是有一技傍身，巴黎的“丐帮”伸手接钱都接得有型有款。

作品的。又比如，协和广场站，先后见过两组摇滚青年，一组是三人组，二人吉他、一人击鼓，铿锵华丽，每唱完两曲，趁大家鼓掌给零钱的当口，就赶紧举起标牌：上头是他们乐队的网络主页和视频地址，请大家多多点击。另一组是一对单奏披头士乐曲的青年，看去不过十八九岁，一个洒脱俊俏的吉他兼主唱真酷似列侬，一个温柔喜抿嘴的副手——击鼓或弹吉他——确也有几分像麦卡特尼，唱得用心，路过听者挤满半条隧道。琴盒里除了落满硬币外，还有他们的标签：卖CD；社交网络地址请大家捧场；接受各类婚礼、派对的演出邀请，请给以下电子邮箱写地址云云……当然，最夸张的是，某次在1号线，刚过站台就听见一片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。开始以为是录音，转过角，才看见黑压压一片十来把小提琴，居然正经还有个指挥，看热闹的挤得隧道过不来人。

无艺在身的诸位，接零钱另有姿态和手段。比如常见大爷大妈大叔大婶，跳上地铁，用流畅圆润、可上广播的法语和英语，各念一遍要求，大多是为某环保活动、慈善组织捐款，请大家响应。有些以个人名义的，就沉默得多，比如有些大叔或姑娘，会直接坐在地铁站里，面前放张告示牌：“给点钱喝杯咖啡吧。”“我挺饿的。”当然，这类告示，俏皮话不少。有位大叔写道：“碧姬·巴铎（年近八十的法国经典美女明星）五十年前答应我，我买得起辆自行车了就跟我约会。”还有位大叔写过：“我想去现场看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，趁着伊布拉希莫维奇还没走人前。”后一位的幽默，足球迷自能领会。

我见过最绝的一位，是某个轻雨黄昏，一个私人18世纪画作展馆门外，一个体格魁伟的大叔。披一袭御寒的大袍子，袍摆垂地，如个大帐篷，露出个脸，下面领口略张，挤着三只猫的脑袋，好奇似的看雨天。我放下硬币，指指猫，笑，说“可爱”。大叔大喜，把袍子下摆一揭，但见他松垮垮的大袍底，赫然还兜着个纸箱子，里面正有八只老鼠大的初生小奶猫，正嘤嘤沥沥，追滚打闹。一见袍摆掀开，立刻一起抬头，定定地看雨天。■



张佳玮，青年小说家，专栏作家，知名篮球评论员，现居法国。